

#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变的比较研究

塔娜<sup>1,2,3</sup>, 柴彦威<sup>4\*</sup>, 申悦<sup>5,2</sup>

(1.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241; 2.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上海 200241;  
3. 自然资源部超大城市自然资源时空大数据分析应用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241;  
4.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5.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 上海 200241)

**摘要:**郊区化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与生活要素向郊区的加速集聚, 郊区生活方式快速发展。作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 中美两国展现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郊区生活方式演进的典型特征, 深入研究两国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进特征, 有利于对中西方郊区理论的对话和为中国城市规划提供参考。论文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 梳理了中美郊区生活空间组织的演变, 通过比较中美郊区居民的居住、出行与活动特征变化及其与郊区空间的关系, 分析中国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 总结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差异性特征及其机理。研究发现, 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均体现出三阶段发展的特征, 从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郊区生活方式转变。中国郊区生活方式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快、转变多, 并逐渐展现出人口组成多样化、居住社区混合、向心通勤、公交出行、中心依赖的特征; 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发展较早, 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多元郊区生活方式, 并逐渐展现出人口组成多样化、居住社区区隔、侧向通勤、机动化出行、生活郊区的特征。比较发现, 中美郊区生活方式的共性在于居住多样化和出行机动化, 而差异性在于居住融合程度、机动化程度和日常生活郊区化程度, 这一差异的形成受到城市化发展阶段、都市区空间组织、交通发展和空间品质差异的影响, 是居民行为主观决策与外部客观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郊区化; 比较研究; 通勤模式; 居住社区; 生活方式; 中美城市

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度发展, 生产与生活要素向郊区的加速集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较为普遍的现象。“郊区生活方式(suburbanism)”描述了郊区空间发展背景下郊区居民在居住、活动、出行等生活模式方面的特征<sup>[1]</sup>。随着郊区生活空间组织的演进与后郊区化时代的到来<sup>[2-3]</sup>, 郊区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各国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由于各国郊区化发展的历史起点、郊区发展阶段、影响郊区生活

方式的要素强弱各不相同, 国家间会呈现出差异化的郊区生活方式特征和演变进程。作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 中美两国展现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郊区生活方式演进的典型模式, 深入研究两国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进的相对差别, 可以从日常生活视角厘清郊区发展的中国模式, 为新时代中国城市规划提供现实依据与研究视角。

美国郊区发展起源于1920年代<sup>[4-5]</sup>, 而中国郊区

收稿日期: 2022-11-28; 修订日期: 2023-07-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00, 42071203, 4237124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2022QKT005)。[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971200, 42071203 and 42371245;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Youth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Team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 No. 2022QKT005.]

第一作者简介: 塔娜(1986—),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包头人, 博士,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

E-mail: nta@geo.ecnu.edu.cn

\*通信作者简介: 柴彦威(1964—), 男, 甘肃会宁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时间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

E-mail: chyw@pku.edu.cn

引用格式: 塔娜, 柴彦威, 申悦.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变的比较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9): 1733-1744. [Ta Na, Chai Yanwei, Shen Yue. A comparison of living space formation and lifestyle evolution of suburb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9): 1733-1744.] DOI: 10.18306/dlkxjz.2023.09.006

发展1980年代才出现<sup>[6-8]</sup>,其生活方式表现具有差异性。美国具备典型的郊区空间发展过程并处于全球郊区发展的前沿,展现出依赖小汽车交通的空间扩展、后郊区化时代的远郊发展与功能混合的新郊区空间建设特征与趋势,带来了郊区居民居住、出行与活动方式的转变<sup>[1]</sup>,成熟的郊区生活方式已经形成,但也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sup>[9-10]</sup>。与美国相比,中国郊区化发展起步较晚,但郊区化进程快。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之下<sup>[11]</sup>,中国郊区展现出依赖公共交通的空间扩展、近郊空间蔓延与远郊新城建设并重特征,郊区生活方式逐渐形成<sup>[12-13]</sup>,郊区化带来的空间错位、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也引发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sup>[14-15]</sup>。

比较城市研究是城市地理领域的重要方向,开展郊区生活方式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郊区发展过程中的特征、规律与局限,构建更具普适价值的城市理论<sup>[11,16]</sup>。在此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美国郊区化的关注逐渐增加,并通过横向比较讨论中美郊区发展差异。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中美郊区化进程、郊区经济发展、郊区的空间结构等问题<sup>[2,17-18]</sup>。一方面,美国与中国郊区存在共性特征,包括演进阶段、空间蔓延、功能扩展等;另一方面,中美郊区发展又具有本土的独特性问题,如与中心城区的关系、社会组成、空间利用取向等。伴随着后郊区化时代的出现,郊区在承载综合城市功能、组织居民日常生活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郊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影响逐渐加深<sup>[12,19]</sup>。虽然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郊区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的转变,但鲜有研究探讨不同郊区空间组织下居民日常生活的特点,缺少从日常生活视角对中美郊区开展对比研究。

综上,本文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通过文献研究与评述,在论述中美郊区生活空间组织演进的基础上,将郊区生活方式分为居住方式、出行方式和活动方式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和美国郊区发展中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及其与郊区空间的关系,总结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差异性特征及其机理。希望能够实现以下两点贡献:第一,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视角出发,审视中美郊区生活方式演变特征,达到中西方郊区理论对话的目的;第二,通过比较中美郊区生活方式的共性与差异,准确把握中国郊区发展趋势,为中国城市规划提供参考。

## 1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 1.1 中国城市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198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先后出现了城市中心区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中国城市进入了郊区化进程<sup>[6]</sup>。早期的郊区化在现象和动力机制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郊区空间组织更偏向生产空间而非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方面,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导致城市中心区“退二进三”式的功能置换,城市产业升级的需求、城市环境门槛的提高、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共同促进了工业的郊区化,生产要素向郊区集聚。生活空间则主要以保障房社区等居住空间为主,外迁人口以工薪阶层和低收入者为主体,商业和各类基础设施的郊区化明显落后于人口和产业的郊区化<sup>[20-21]</sup>。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呈现出以中低收入居住区为主导的近郊发展模式。

2001—2010年是郊区空间的异质化发展阶段,生产空间进一步强化而生活空间相对滞后。随着中国城市郊区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土地和住房改革的深化,各类要素不断在郊区集聚,功能分区规划带来了郊区空间要素的分离。生产空间方面,环境治理幅度的加大以及城市中心土地功能置换继续推进产业的郊区化,郊区承接了大量外迁的制造业和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办公园区为载体的办公活动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郊区日益增加<sup>[22]</sup>。生活空间方面,城市郊区大规模商品房的新建、中心区旧城改造的持续推进、政府在郊区配套的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等大型住宅开发项目、居民对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和居住观念的改变共同促进了居住郊区化的快速发展<sup>[20,23]</sup>,郊区人口数量和多样化程度不断增加,但总体上以中低收入阶层和外来人口为主。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郊区生活空间组织以多样化和异质化的居住空间为特点。

2011年以来,郊区空间进入以人为本的成熟化发展阶段,生活空间建设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十二五”规划开启了中国城市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二次转型”,中共十八大报告开启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观受到关注<sup>[7]</sup>。郊区人口不断增加,并逐渐向远郊地区蔓延<sup>[2,24]</sup>。同时,具有一定价格优势、并对用地空间有较大需求的大型购物中心和超市在郊区逐渐

发展壮大<sup>[12]</sup>,商业与娱乐休闲设施不断完善<sup>[25]</sup>。这一时期,人口、工业、商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加速,功能复合的郊区新城成为重点发展区域,逐渐向城市“次中心”乃至区域的“综合性节点城市”转变,郊区生活空间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构成了都市区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 1.2 美国城市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美国郊区化的第一个阶段在1920—1970年,并以生活空间构建为特点。这一时期的郊区化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动,其特点为以居住郊区化为主体、工业与商业郊区化逐步提升<sup>[4,19]</sup>。郊区社区建设快速发展,中产阶级开始追求以独栋住房为特征的郊区意象,家庭主义的理念进一步推动了居民对郊区良好生活环境的向往<sup>[5]</sup>,而且郊区人口呈现出高收入、高教育和高专业化的特征<sup>[26]</sup>。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呈现出以中产阶层居住区为主导的近郊发展模式。

1971—2000年,美国郊区发展逐渐成熟,郊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开始超过城市中心<sup>[27]</sup>,郊区生活空间进一步强化且生产功能逐渐提升。生产空间方面,制造业不断向郊区环带扩散,众多高新技术园区、科学园开始建设<sup>[28]</sup>,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向郊区迁移,管理功能向郊区的迁移进一步提升了郊区的重要性<sup>[29]</sup>。零售业的外迁加速,郊区超级购物中心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甚至开始取代城市中心闹市区的地位,“巨型购物中心”(megamalls)现象开始出现<sup>[30]</sup>。就业与生活便利性的提升使得郊区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郊区成为美国人口比例最高和人口增长最为快速的地区<sup>[31]</sup>。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呈现出居住、就业与消费空间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第三阶段是2000年之后,美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在大都市区内部的郊区地带,郊区的综合功能日益完善。大都市区的快速发展和后郊区时代的到来给郊区带来了新的挑战。大都市区的多中心与蔓延发展同时存在<sup>[3]</sup>,呈现为不断变化和日益成熟的城市与郊区空间的混合。一方面,一些早期的郊区边缘城市呈现出对特定投资和产业的依赖,在经济重构的过程中开始出现就业绝对数量的衰退<sup>[32]</sup>;另一方面,一些大型基础设施落户郊区,成为新的网络节点,一个更具网络化的、功能分化的和巨型尺度的空间组织开始显现<sup>[31]</sup>。这一时期,郊区生活空间更加复合,并向远郊和大都市区蔓延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空间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 2 中国城市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特征

### 2.1 居住方式:大型居住组团建设与居住模式转变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住房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城市中心城区旧城改造和郊区新居住区建设加速,大量居民迁向郊区。这一时期,居民的迁居行为以企业与政府组织下的被动性的迁居为主,带来了郊区工薪阶层和低收入人口在郊区的集聚,在居住形态上主要以单位分房、集资建房、动迁和回迁为主<sup>[33]</sup>(图1)。

2001—2010年,由商品房和政策性住房形成的大型居住组团成为郊区居住空间发展的主要形式<sup>[11,20]</sup>,居民的居住模式与迁居机制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居民的迁居行为呈现出主动与被动并存、迁出地与迁居原因多样化的特征,包括城市迁出、就地非农化、远郊迁入、外地迁入等多种郊迁模式,以及随就业郊迁、保障性住房安置、拆迁安置、为改善住房主动郊迁、拥有两套住宅的季节性郊迁等不同郊迁原因<sup>[3]</sup>。多样化的住房与迁居模式形成了郊区社会群体的多元化,以普通白领、中低收入阶层、外来人口为主的郊区人口结构逐渐形成<sup>[34-35]</sup>,中国城市郊区的居住空间呈现出微观上隔离和宏观上混杂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富裕阶层居住在郊区别墅区和高档商品房居住区,中产和白领阶层居住在新建的商品房社区,中低收入人口只能选择郊区保障性住房,外来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则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集聚<sup>[36]</sup>,不同居住空间相互邻近而又彼此隔离。

2011年以来,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引领下,郊区居住方式展现出混合发展的新趋势。巨型居住区和郊区新城快速兴建和扩张,吸引了更加多样化的人口到郊区居住。特别是,郊区新城凭借良好的居住环境,吸引中心城区居民的外迁或购置第二套住宅投资房产,成为郊区居住的重要选择<sup>[34]</sup>。同时,在公共空间不断完善和社会混合政策的影响下,多样化的居住类型在此区域共存,郊区的居住隔离有所缓解<sup>[24,37]</sup>,智慧社区、低碳社区、社区生活圈、未来社区等社区发展理念在郊区得以实践。

### 2.2 出行方式:向心通勤与公交出行格局

198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大院为基本空间单元的、职住接近的布局模式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sup>[38]</sup>;人口郊区化和产业郊区化的先后出现导致居民的通勤呈现出以内向通勤为主,逆通勤、侧面通勤等多种通勤模式共存的特征<sup>[39]</sup>。在出行方式上,郊区居民以非机动车化的出行方式为主,小汽车在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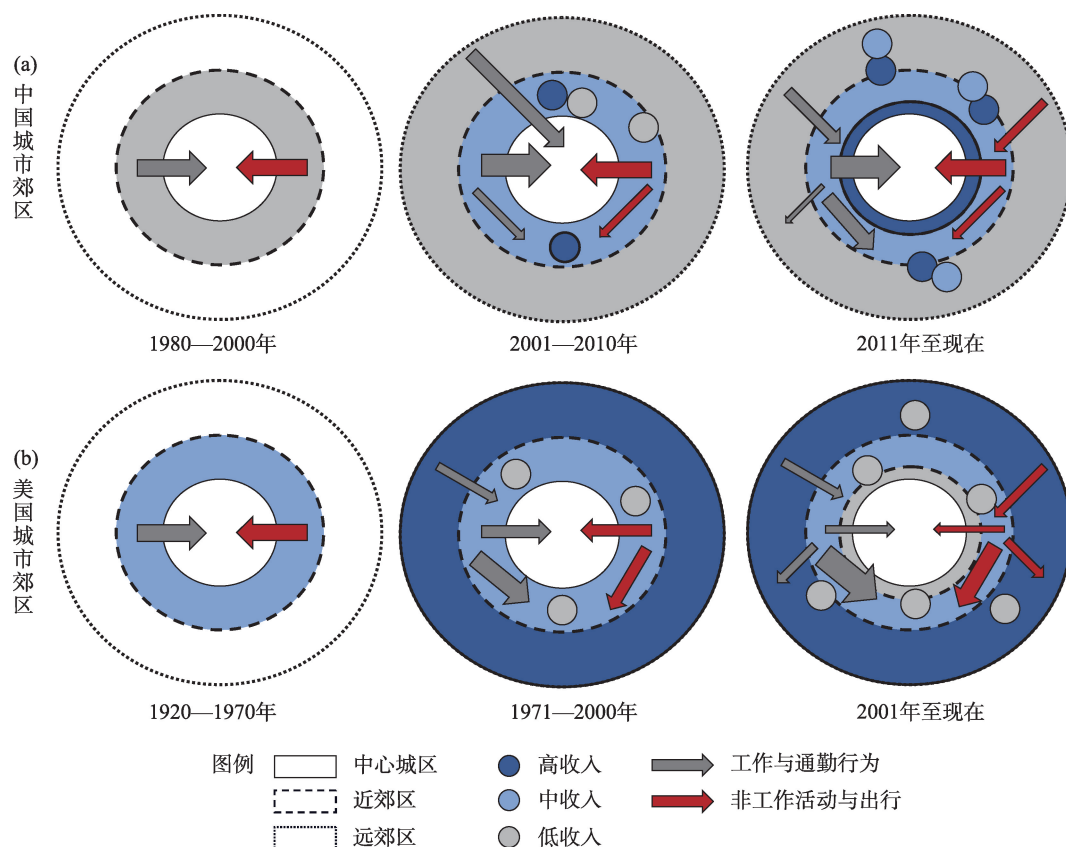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

Fig.1 Evolution of suburban lifestyl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区化中的作用较弱<sup>[20-21]</sup>。

2000年后,城市整体居住与就业空间不断重构,职住关系由单位大院主导下的“职住接近”向土地功能分区推动下的“职住分离”转变,而就业郊区化与居住郊区化的不匹配进一步导致了职住空间错位与长距离通勤的加剧<sup>[15,39]</sup>,通勤方向也发生了变化<sup>[15]</sup>。郊区新建商品房社区和郊区政策性住房社区居民的通勤方向整体上指向市中心,并以长距离通勤为主;政策性住房社区的职住分离最为明显,就业可达性较差,通勤成本较高<sup>[39]</sup>。对于长距离通勤的郊区居民来说,公共交通出行是首选<sup>[40]</sup>。

2011年以来,郊区的通勤格局更加复杂。一方面,郊区的平均通勤距离与时间持续增加,对于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郊区大型社区的平均通勤时间在45 min以上<sup>[41-42]</sup>;另一方面,部分“产城融合”水平较高的郊区新城呈现出相对独立、职住均衡的发展趋势<sup>[43]</sup>。在出行方式上,随着公共交通系统的不断完善和私家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公共交通出行和小汽车出行的比重大幅度提升<sup>[44-45]</sup>。

### 2.3 活动方式:日常生活安排的中心依赖

对中国城市郊区生活活动方式的关注集中在2000年后。2000—2010年,郊区活动方式主要以购物活动为主,其他活动更加依赖于城市中心。商业郊区化带来了郊区居民购物空间的转变,郊区商业中心的建设吸引了一部分郊区居民就近开展购物活动<sup>[46-47]</sup>,主要以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购物为主,而居民的高等级购物更偏向市中心。

2011年以来,随着郊区功能的复合发展,居民日常生活安排逐渐向郊区拓展。这集中体现在郊区新城和郊区社区生活圈承载休闲、社交等活动方面的能力,本地化的生活空间逐渐萌芽<sup>[14,48]</sup>。但是,总体而言,郊区居民在城市中心开展家外活动的情况仍然较为常见,居民的生活空间对于城市中心仍有比较强的依赖性。职住不匹配和设施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使得郊区居民的日常出行形成明显的向心流动模式,特别是购物休闲行为对中心城区的依赖度更高<sup>[49-50]</sup>。郊区居民呈现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和“城市依赖”等多样化的生

活方式特征,其中一半以上的居民体现出与中心城区较强的交互特性。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出现补充了郊区生活设施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替代了居民的实体消费与休闲活动<sup>[51]</sup>。

### 3 美国城市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特征

#### 3.1 居住方式:低密度发展与居住模式转变

1920—1970年代,美国“典型”的郊区居住方式展现出强烈的同质性,不仅体现在人口社会经济属性的同质性上,更体现在功能分区制下的纯居住社区上。中产阶层通过空间距离以及其他居住标志建立起专属的同质性空间,纯居住、低密度、具有开放空间的居住区格局形成了典型的郊区建成环境意象。在人口组成上,大部分郊区居住区以年轻的中产核心家庭为主,具有种族和收入上的同质性<sup>[26]</sup>。

1970年代之后,中产阶级同质性的郊区生活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异质性的郊区生活方式。一方面,郊区的种族、收入和家庭组成结构日益多样化<sup>[52]</sup>。绅士化过程使得部分年轻中产回归城市中心,而中心区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使得部分中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群体开始搬到近郊生活。原有的中产阶级郊区逐渐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的郊区“区隔”,郊区区域呈现出多样化的社会经济特征。另一方面,伴随着边缘城市的发展和郊区人口的增长,低密度蔓延式的居住模式开始发生少许改变,一些高层公寓和较高密度的独栋住宅区开始在就业中心附近出现,容纳了更多的郊区人口<sup>[53]</sup>。

2000年后,郊区居住空间进一步分化,郊区居住方式的多样性受到重视。年轻人、高学历者和高收入群体向城市中心回流,而新移民、中低收入者、老年人在城市郊区集聚,郊区人口的多样性与异质性进一步提升<sup>[54]</sup>。同时,这种差异在空间上也越来越显著<sup>[55]</sup>。低收入者、少数族裔和老年群体越来越集中于衰退的第一批近郊城镇<sup>[56]</sup>,老龄化带动了社区周边设施配套和非机动出行的需求提升,规划者试图通过改造更新重塑郊区城市化<sup>[57]</sup>;富人则居住在封闭式的居住区或城市远郊的社区里<sup>[58]</sup>,郊区生活向这些更远的空间蔓延。

#### 3.2 出行方式:侧向通勤与汽车出行格局

1920—1970年代,美国城市郊区并没有完全脱离城市中心的影响,从郊区向市中心通勤是当时较为常见的生活图景<sup>[26]</sup>,并且居住在郊区的居民的通勤距离和时间更长<sup>[59]</sup>。这一时期的郊区生活方式

展现了“卧室郊区”或“通勤郊区”的特征,其工作和日常生活则往往依赖于城市中心,依靠高速公路和私人小汽车向城市中心出行<sup>[26]</sup>。

1970年代之后,郊区生活方式的独立性开始显现,对城市中心的依赖性降低。郊区居民到城市中心就业的比例降低,而向郊区办公综合体或者其他蔓延的就业岗位通勤的比例上升<sup>[26]</sup>,郊区向郊区的通勤已经成为美国最为典型的工作出行模式<sup>[60]</sup>。同时,居住—工作的“协同定位”(co-location)效应增强,居民有可能搬到距离其工作地更近的地方居住,郊区的职住平衡水平不断提升。郊区居民向CBD的通勤距离普遍长于向郊区就业副中心的通勤,而到郊区蔓延的就业岗位的通勤距离最短<sup>[10,61]</sup>。虽然出行距离和时间的变化明显,但郊区居民依旧主要依靠汽车和高速公路出行<sup>[53,61]</sup>。

2000年后,就业空间的蔓延使得郊区—郊区的就业依旧是主流,但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从通勤流向来看,郊区居民向中心城市通勤的比例下降,郊区—郊区的通勤流依旧占主要地位<sup>[62]</sup>。而由于就业在大都市区中的蔓延,郊区的平均通勤距离往往比中心城市更短<sup>[56]</sup>。同时,随着就业的灵活化与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发展,远程办公在大都市区普遍出现,郊区居民居家办公的比例提升<sup>[63]</sup>,同时减少了汽车依赖。与此同时,学者希望通过建设高密度、功能混合、充满活力的郊区社区来重塑郊区居民的出行模式,减少长距离出行和汽车依赖<sup>[56,64]</sup>,一些边缘城市的企业也在通过交通设施建设的方式来提升居民的公共交通使用率<sup>[31]</sup>。但是,郊区汽车出行为主的出行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3.3 活动方式:日常生活安排的郊区化趋势

相对而言,美国郊区生活空间的郊区化趋势更加明显,居民的活动模式逐渐从中心依赖向郊区内部转变。1970年代之后,伴随着郊区边缘城市的出现和大型商业综合体的蓬勃发展,居民在购物、休闲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对城市中心的依赖逐步降低<sup>[66]</sup>。而大型商业综合体在承载社交和休闲功能上的作用加强,开车十几分钟到这些地方进行日常活动成为郊区生活的主流<sup>[27]</sup>。同时,郊区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良好的教育医疗设施成为吸引居民到郊区居住的重要因素。城市功能的发展推动了郊区居民复杂出行模式的上升,在郊区的生活图景中,居民经常在通勤过程中购买咖啡、送孩子上学、去健身房、购买日用品等等,这些出行链既节省

了时间,也增加了日常生活的丰富度<sup>[60,67]</sup>。城市和郊区在活动参与、出行时间和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日益缩小<sup>[68]</sup>。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郊区居民的居家办公、网络购物、网络社交等逐渐成熟,郊区居民对城市中心的依赖进一步降低<sup>[69]</sup>。总体而言,由于郊区便利性的提升与双职工家庭比例的上升,郊区居住已经成为居民日常生活平衡选择的结果。这一时期的美国郊区生活方式逐渐成熟,“生活郊区”越来越成为现实。

4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方式差异化机理分析

4.1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方式的比较

综合审视,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城市的郊区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发展历程与整体格局等方面的显著差异(表1)。

通过前文比较可以发现,中美郊区生活方式都经历了3个阶段的转变过程,逐渐从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郊区生活方式转变。美国郊区生活方式经过了近百年的演化,逐渐从具有同质性的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多样性与独立性的多元郊区生活方式转变,展现出中产为主的人口多样化、居住社区区隔、侧向通勤、机动化出行、生活郊区的特征,郊区逐渐成为大都市区重要的生活空间。居住方式逐渐从同质性向多样性转变,早期以中产阶层的低密度独栋住房为主,中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群体比例逐渐提升、高密度公寓开始出现,2000年后形成了人口组成多样、多种住房形式并存的区隔居住形

态。出行方式以汽车为主体、通勤方式从中心城通勤向郊区通勤转变,早期郊区居民往往依靠电车和汽车向城市中心通勤,但近年来郊区内和郊区间通勤成为主体,并在汽车为主体的基础上为应对高碳排放、交通拥堵等问题试图推进轨道交通等多交通方式发展。活动方式展现出居民日常生活向郊区的回归,工作和日常生活都集中到了郊区,大部分郊区居民的生活与城市中心没有太大的关联,形成了“生活空间的郊区化”的趋势。

中国郊区生活方式起步较晚但呈现快速发展特征,与中心城区关系密切,展现出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人口多样化、居住社区混合、向心通勤、公交出行、中心依赖的特征。居住方式逐渐从同质性向多样性转变,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早期中国郊区居住方式以工薪阶层和保障性住房为主体,中等收入阶层和外来人口逐渐增加、多种居住方式区隔出现,2010年后多样化的混合居住形态逐渐凸显。出行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体、通勤方式两极化,早期郊区居民出行主要依靠非机动车方式向城市中心通勤、职住接近特征明显,近年来职住分离加剧了郊区居民向心长距离通勤的增长,2010年后伴随着郊区新城的发展、通勤空间的本地化与中心指向并存,带动了公共交通与汽车出行比例的上升。活动方式也展现出郊区化的萌芽,整体上看,郊区居民的生活空间对于城市中心仍有比较强的依赖性,中国的城市郊区依旧展现出郊区居住、城市中心生活的特征,但伴随着新城建设和社区生活圈培育,本地化的生活也逐渐显现。

两国郊区发展都是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大背

表1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方式比较  
Tab.1 Suburban lifestyl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国家	时段	生活方式	居住方式	出行方式	活动方式
美国	1920—1970年	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	中产阶层为主、低密度独栋住房	郊区向城市中心通勤、电车与汽车出行	郊区居住城市中心生活
	1971—2000年	郊区生活方式形成	低收入与少数族裔比例提升、高密度公寓出现	郊区向郊区通勤、汽车出行	生活空间郊区化
	2001年至现在	多元郊区生活方式	人口组成多样化;多种住房形式并存,但存在区隔	郊区向郊区通勤、郊区内部通勤;汽车出行为主,多种出行方式出现	生活空间都市区化、边缘城市生活空间
中国	1980—2000年	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	工薪阶层为主、被动迁居为主	职住接近、内向通勤为主;非机动车出行为主	依赖于城市中心
	2001—2010年	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	人口组成多样化、多种居住模式共存而相对隔离	职住空间错位、通勤模式多样;公交出行为主	郊区居住、城市中心生活
	2011年至现在	郊区生活方式显现	人口组成多样化、多种居住模式混合发展	职住空间两极化、通勤模式多样;小汽车出行和公交出行并重	本地化生活出现但中心依赖依旧存在



景下,逐渐从城市生活中剥离开来,形成郊区空间组织背景下独特的居住、活动与出行方式。比较中美两国城市郊区生活方式的特征,可以发现,二者具有共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共性主要体现在居住多样化和出行机动化方面。一方面,两国郊区都走向了多样化人口聚集和多居住形态并存的方向,郊区在承载人口和居住功能的作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两国都展现出了出行机动化的特征,美国城市从郊区化的开端就高度依赖于小汽车交通,而中国城市随着空间范围的扩展和远郊公共交通建设的滞后也开始出现了小汽车出行的快速增长。从共同点上来看,作为都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郊区在未来会承担更多的社会空间功能,但郊区面临的社会空间复杂、高碳排放等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

但中美在郊区生活方式演进上也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美国郊区居住方式以纯居住空间为主体,并且不同居住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隔,这也带来了后郊区时代的近郊衰退和空间隔离问题;而中国城市郊区更加强调居住空间混合的特征,通过配建、居住组团建设等方式将不同群体的居住社区混合布局。其次,美国郊区发展一直以来展现出汽车依赖和高碳化的特征,而中国郊区的小汽车交通发展时间较短,公共交通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机动化的提升及其带来的城市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再次,两国郊区生活与中心城区的关系存在差异,美国郊区生活的独立程度更高,并展现出生活空间都市区化的特征,这一方面塑造了郊区化的生活模式,但另一方面也客观造成了中心城区与郊区的脱离;而中国城市郊区一直展现出与中心城区密切的关系,但在2010年后郊区居民生活对中心城社区的依赖也在逐步减弱,需要注重郊区与中心城区的协同发展。

#### 4.2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方式形成机理比较

从宏观发展看,中美两国郊区生活方式的差异与两国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密不可分。美国城市化已经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都市区化等4个阶段,郊区已经成为大都市区空间组织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郊区发展受到快速城市化的影响,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中心的同时,中产阶级向环境更好的郊区集聚,奠定了美国郊区居住空间的基调。而近年来随着中心城区的绅士化、国际移民的涌入和郊区的衰老,中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逐渐进入郊区,人口结构的多样化

逐渐增加。而中国郊区发展受到经济繁荣和快速城市化的共同驱动,郊区成为疏散中心城区人口和缓解住房压力的前沿。由于中心城区依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较高的空间品质,富裕与中产阶层依旧居住在城市中心,而中低收入群体是郊区人口的主体。同时,城乡经济差异推动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其住房选择也往往偏向于相对便宜的郊区地域,使得郊区承载了更多的外来人口。

从微观机理看,中美两国郊区生活方式的样貌是居民行为决策与外部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到了都市区空间组织、交通发展和空间品质差异的多重影响。早期的美国郊区发展受到外来人口涌入、中心城衰落和联邦住房政策倾斜的驱动,大量中产阶层因郊区生活品质的吸引而选择搬入城市郊区居住,建立起以独栋住房为特征的郊区中产社区。但当时的城市空间组织依旧属于单中心城市模式,大量就业和公共设施依旧集中在城市中心;二战后私人小汽车的广泛使用和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使得长距离通勤成为可能,郊区居住、中心城区工作成为郊区生活的常态。但随着美国城市化进入后期,城市开始逐渐走向多中心格局:郊区不仅作为居住空间、而且作为经济空间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越来越多的郊区工业园区、商业副中心、边缘城市开始形成,郊区就业与生活便利性不断提升,郊区居民的就业和生活空间选择增加,对于中心城区的依赖逐渐降低,郊区的独立性日益加强,生活郊区逐渐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通勤与活动空间逐渐从中心城区转向郊区内部和不同郊区地域之间,而汽车则为降低长距离出行带来的外部制约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大都市区发展的背景下,郊区逐渐成为大都市区空间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空间开始向都市区化发展。

而中国的郊区发展依旧受到中心城区的显著影响,中心城区在就业供给、空间品质和交通服务等方面始终处于优势,显示出较强的吸引力。从主观愿望来看,居住在城市中心依旧是居民的更优决策。在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首先从城市中心迁出的是被动迁居的中低收入群体而非富裕阶层;而后期郊区大型居住区建设和产业园区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郊区人口数量和多样化程度的上升。但由于中心城区依旧展现出较强的空间吸引力,居住在郊区的居民依旧显著依赖于中心城区生活,形成了长距离内向通勤、日常活动

中心依赖的特征。但与此同时,城市中心与郊区之间的交通建设又相对滞后,居住在郊区的居民受到了较强的时间制约。

##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聚焦郊区生活方式,比较了中美郊区居民在居住、出行、活动等方面的特征变化,开展了郊区生活方式的跨国比较研究,试图为城市郊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研究发现,中国和美国郊区都经历了从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郊区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居住、出行和活动方式的郊区化特征凸显。中国郊区生活方式正处于形成阶段,展现出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多样化、居住社区混合、向心通勤、公交出行、中心依赖的特征;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已经转向多样性与独立性的多元郊区生活方式,展现出中产为主的多样化、居住社区区隔、侧向通勤、机动化出行、生活郊区的特征。这一差异的形成受到城市化发展阶段、都市区空间组织、交通发展和空间品质差异等的影响,是居民行为主观决策与外部客观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比较了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发展的异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已经逐渐成熟,其多元化的郊区生活态势已经形成,而中国郊区发展仅有40余年时间,尚处在郊区生活方式塑造阶段,美国郊区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未来中国郊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虽然两国郊区生活方式展现出了居住方式多样化和出行方式机动化的共同特征,但相比起美国郊区的居住区隔、小汽车依赖和日常生活安排的郊区化特征,中国郊区居住空间更加混合、公共交通配置更好、但对中心城区的依赖也更强。近年来,中国城市郊区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探索,包括多元郊区、生活郊区和低碳郊区的新郊区建设试点受到学者的关注。通过中美郊区生活方式的比较,本文提出在这些探索中需要借鉴美国发展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构建以人为本的新郊区。

### 5.1 塑造社会融合的多元郊区

多元意味着在空间组织、人口组成和功能需求上的多样性。比较中美郊区生活方式演进可以发现,人口与居住方式的多样化是一个共同的趋势,但美国郊区发展中出现的居住区隔和近郊衰退问题突出,带来了郊区社会空间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多元郊区建设,需要注重群体混合和居住融合,

特别是需要考虑不同年龄群体、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文化群体的居住融合,为不同类型人群、不同生活方式群体提供宜居宜业的居住与生活空间,塑造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 5.2 构建功能混合的生活郊区

生活郊区意味着要重视中心城区和郊区关系的功能协调与合作分工,增加郊区对居民日常生活的支撑,推进生活空间的郊区化。中国城市郊区的未来发展需要充分考虑郊区新城的功能混合和密度提升,避免低密度的单一功能发展,向更有活力的复合功能“新单位”模式转变,特别是参考中国单位社区建设模式推进小尺度的郊区组团建设。郊区功能配置需要充分考虑居民的生活需求,满足郊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品质提升需要。美国郊区生活方式发展历程表明,单一功能的“卧室郊区”“产业郊区”既不利于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也可能导致未来发展中的地区衰退。功能复合的郊区新城有着强大的集聚效应和活力效应,可带动周边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居民生活空间的郊区化。

### 5.3 促进公交发展的低碳郊区

低碳郊区强调郊区发展应注重出行碳排放的降低。从美国郊区发展历史来看,长距离通勤和汽车依赖是高碳郊区的核心问题。因此,中国在新型城镇化时期,通过郊区新城的就业引入、职住平衡政策和综合发展,引导郊区居民就近就业、就近生活。同时,相较于中心城区完善的公交网络建设,郊区展现出地铁通达率不足、公共汽车密度低和快速路网依赖的特性。中国城市郊区发展也应充分推进公共交通主导的郊区空间建设,提升公共交通网络密度和运营效率,避免汽车依赖。

本文采取比较的视角分析了中美城市郊区生活空间组织与郊区生活方式的演变,为理解郊区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以促进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城市理论的对话。未来,以下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一,本文主要关注生活空间组织发展下的郊区生活方式演变,而近年来互联网、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对郊区生活方式的影响愈加明显,未来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第二,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框架需要更多的城市实证分析加以支持和完善,未来开展多城市、长时序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Fava S F. Sub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J]. American Soci-



- ological Review, 1956, 21(1): 34-37.
- [2] 王绍博, 罗小龙, 陆建城, 等. 上海市后郊区化空间发育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J]. 地理科学, 2023, 43(2): 219-229. [Wang Shaobo, Luo Xiaolong, Lu Jiancheng, et al. Spati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post-suburbanization in Shanghai.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2): 219-229. ]
- [3] Keil R, Addie J P D. 'It's not going to be suburban, it's going to be all urban': Assembling post-suburbia in the Toronto and Chicago reg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5, 39(5): 892-911.
- [4] 张庭伟. 1950—2050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上) [J]. 城市规划, 2010, 34(8): 39-47. [Zhang Tingwei. Factor analysis on American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1950—2050 and lessons to Chinese cities (i).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0, 34(8): 39-47. ]
- [5] Mace A. The suburbs as sites of 'within-planning' power relations [J]. *Planning Theory*, 2016, 15(3): 239-254.
- [6] 周一星. 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 [J]. 地理科学, 1996, 16(3): 198-206. [Zhou Yixing. On the suburbanization of Beijing.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96, 16(3): 198-206. ]
- [7] 仇保兴. 新型城镇化: 从概念到行动 [J]. 行政管理改革, 2012(11): 11-18. [Qiu Baoxing. New urbanization: From concept to action. *Administration Reform*, 2012(11): 11-18. ]
- [8] 吴缚龙, 沈洁. 中国城市的郊区开发和治理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6): 27-33. [Wu Fulong, Shen Jie. Suburba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5, 30(6): 27-33. ]
- [9] Walks A. Sub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slight return [J]. *Urban Studies*, 2013, 50(8): 1471-1488.
- [10] Yang J W, French S, Holt J, et al. Measuring the structure of US metropolitan areas, 1970—2000: Spatial statistical metrics and an application to commuting behavior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2, 78(2): 197-209.
- [11] 古荭欢, 孙斌栋.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变: 从芝加哥、洛杉矶到上海 [J]. 地理科学, 2023, 43(2): 185-196. [Gu Honghuan, Sun Bindong. The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and its dynamics: From Chicago, Los Angeles to Shanghai.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2): 185-196. ]
- [12] 冯健, 叶宝源. 西方社会空间视角下的郊区化研究及其启示 [J]. 人文地理, 2013, 28(3): 20-26. [Feng Jian, Ye Baoyuan. Recent progress of the research of suburbaniz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social space and its enlightenment. *Human Geography*, 2013, 28(3): 20-26. ]
- [13] 申悦, 塔娜, 柴彦威. 基于生活空间与活动空间视角的郊区空间研究框架 [J]. 人文地理, 2017, 32(4): 1-6. [Shen Yue, Ta Na, Chai Yanwei. Research framework of suburban space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living space and activity space. *Human Geography*, 2017, 32(4): 1-6. ]
- [14] 塔娜, 柴彦威, 关美宝. 北京郊区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与空间—行为互动 [J]. 地理学报, 2015, 70(8): 1271-1280. [Ta Na, Chai Yanwei, Kwan Mei-Po. Suburbanization, daily lifestyle and space-behavior interaction in Beij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8): 1271-1280. ]
- [15] 张学波, 宋金平, 陈丽娟, 等. 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分异与职住空间错位行业识别 [J]. 人文地理, 2019, 34(3): 83-90. [Zhang Xuebo, Song Jinping, Chen Lijuan, et al. Employme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ustries affecting on jobs-housing spatial mismatch in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Human Geography*, 2019, 34(3): 83-90. ]
- [16] Storper M, Scott A J. Current debates in urban theory: A critical assessment [J]. *Urban Studies*, 2016, 53(6): 1114-1136.
- [17] 沈洁, 李志刚. 全球郊区主义: 理论重构与经验研究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6): 5-6. [Shen Jie, Li Zhigang. Global suburbanism: Re-theorization and empirical studies.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5, 30(6): 5-6. ]
- [18] 张鸿雁. 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的社会原因分析 [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1(2): 45-54. [Zhang Hongyan. On social causes of "suburbanization" in cit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Journal of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2, 1(2): 45-54. ]
- [19] 张艳, 柴彦威. 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12): 1723-1731. [Zhang Yan, Chai Yanwei. Study on suburbanization of living and activity spa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12): 1723-1731. ]
- [20] 冯健, 周一星, 王晓光, 等. 1990年代北京郊区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及其对策 [J]. 城市规划, 2004, 28(3): 13-29. [Feng Jian, Zhou Yixing, Wang Xiaoguang,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suburbanization of Beijing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the 1990s.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4, 28(3): 13-29. ]
- [21] 柴彦威. 郊区化及其研究 [J]. 经济地理, 1995, 15(2): 48-53. [Chai Yanwei. Sub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study. *Economic Geography*, 1995, 15(2): 48-53. ]
- [22] 张景秋, 陈叶龙, 孙颖. 基于租金的北京城市办公活动经济空间结构解析 [J]. 地理科学, 2010, 30(6): 833-838. [Zhang Jingqiu, Chen Yelong, Sun Ying. Spatial analysis on urban internal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based on rent of office buildings in Beijing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30(6): 833-838. ]
- [23] 李祎, 吴缚龙, 尼克·费尔普斯. 中国特色的“边缘城市”发展: 解析上海与北京城市区域向多中心结构的

- 转型[J]. 国际城市规划, 2008, 23(4): 2-6. [Li Yi, Wu Fulong, Nick Phelps. Study on China's edge city.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8, 23(4): 2-6. ]
- [24] 塔娜, 申悦. 基于共享度的上海郊区社区居民活动空间隔离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0, 75(4): 849-859. [Ta Na, Shen Yue. Activity space-based segregation among neighbo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 analysis based on shared activity spaces in suburban Shangha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4): 849-859. ]
- [25] 王德, 王灿, 朱玮, 等. 商业综合体的消费者空间行为特征与评价[J]. 建筑学报, 2017(2): 27-32. [Wang De, Wang Can, Zhu Wei, et al. Spatial features and assessment of consumer behavior in commercial complex.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7(2): 27-32. ]
- [26] Jordan S, Ross J P, Usowski K G. US suburbanization in the 1980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8, 28(5): 611-627.
- [27] Muller P O. Everyday life in suburbia: A review of 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that shape daily rhythms within the outer city [J]. *American Quarterly*, 1982, 34 (3): 262-277.
- [28] Forsyth A. Defining suburbs [J].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12, 27(3): 270-281.
- [29] Muller P O. The sub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izing American city [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7, 551(1): 44-58.
- [30] Cohen L. From town center to shopping center: The reconfiguration of community marketplaces in postwar America [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6, 101 (4): 1050-1081.
- [31] 马克·戈特迪纳, 雷·哈奇森. 新城市社会学[M]. 黄怡, 译. 4版.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Mark Gottdiener, Ray Hutchison.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Huang Yi. 4th ed.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 ]
- [32] Kotkin J. The new suburbanism: A realist's guide to the American future [M]. Costa Mesa, USA: The Planning Center, 2005.
- [33] 柴彦威, 周一星. 大连市居住郊区化的现状、机制及趋势[J]. 地理科学, 2000, 20(2): 127-132. [Chai Yanwei, Zhou Yixing. The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and tendency of suburbanization of residence in Dalian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0, 20(2): 127-132. ]
- [34] 沈洁, 罗翔. 郊区新城的社会空间融合: 进展综述与研究框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10): 102-107. [Shen Jie, Luo Xiang. Socio-spatial integration in suburban new towns: Review and prospect.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22(10): 102-107. ]
- [35] 王春兰, 杨上广, 何骏, 等.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 基于户籍与职业双维度[J]. 地理研究, 2018, 37 (11): 2236-2248. [Wang Chunlan, Yang Shangguang, He Jun, et al. On the social space evolution of Shanghai: In dual dimensions of the Hukou and the occup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1): 2236-2248. ]
- [36] 李志刚, 梁奇, 林赛南. 转型期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特征与机制[J]. 地理科学, 2020, 40(1): 40-49. [Li Zhigang, Liang Qi, Lin Sainan.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migrants in large Chinese cities of transitional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 40-49. ]
- [37] 申悦, 罗雪瑶. 基于个体时空邻近指数的户籍维度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以上海市郊区10个典型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22, 41(4): 1152-1169. [Shen Yue, Luo Xueyao.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based on a spatiotemporal index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 case study of 10 towns in Shanghai suburb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4): 1152-1169. ]
- [38] 柴彦威, 肖作鹏, 张艳.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J]. 城市规划学刊, 2011(6): 28-35. [Chai Yanwei, Xiao Zuopeng, Zhang Yan. Urban organization and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 danwei perspective.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1(6): 28-35. ]
- [39] 张艳, 柴彦威. 基于居住区比较的北京城市通勤研究[J]. 地理研究, 2009, 28(5): 1327-1340. [Zhang Yan, Chai Yanwei.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ting pattern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5): 1327-1340. ]
- [40] Ta N, Chai Y W, Zhang Y, et al. Understanding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pattern in Chinese cit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17, 52: 562-573.
- [41] 孟斌, 于慧丽, 郑丽敏.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 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11): 2069-2079. [Meng Bin, Yu Huli, Zheng Limin. The analysis of commuting behavior in the huge residential districts: A case study of Wangjing and Tiantongyuan in Bei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11): 2069-2079. ]
- [42] 张艳, 李春江, 黄建毅, 等.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北京市职住空间特征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12): 37-45. [Zhang Yan, Li Chunjiang, Huang Jianyi, et al.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jobs- housing relationship of Beijing City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integration.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6(12): 37-45. ]
- [43] 钮心毅, 丁亮, 宋小冬. 基于职住空间关系分析上海郊区新城发展状况[J]. 城市规划, 2017, 41(8): 47-53, 126. [Niu Xinyi, Ding Liang, Song Xiaodong. Analyzing suburban new tow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from the

- perspective of jobs- 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7, 41(8): 47-53, 126. ]
- [44] 申犁帆, 张纯, 李赫, 等. 大城市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9): 1277-1290. [Shen Lifan, Zhang Chun, Li He, et al. Interaction between commuting modes and job-housing imbalance in metropolis: An empirical study by Bayesian-Tobit analysis in Beij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9): 1277-1290. ]
- [45] 赵鹏军, 孔璐. TOD 对北京市居民通勤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7, 32(5): 125-131. [Zhao Pengjun, Kong Lu. The impact of TOD on residents' commuting activities: A case of Beijing. *Human Geography*, 2017, 32(5): 125-131. ]
- [46] 柴彦威, 翁桂兰, 沈洁. 基于居民购物消费行为的上海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 [J]. *地理研究*, 2008, 27(4): 897-906. [Chai Yanwei, Weng Guilan, Shen Jie. A study on commercial structure of Shanghai based on residents' shopping behavior.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4): 897-906. ]
- [47] 冯健, 陈秀欣, 兰宗敏. 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演变 [J]. *地理学报*, 2007, 62(10): 1083-1096. [Feng Jian, Chen Xiuxin, Lan Zongmin.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shopping behaviors of Beijing's resident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62(10): 1083-1096. ]
- [48] 赵鹏军, 罗佳, 胡昊宇. 基于大数据的生活圈范围与服务设施空间匹配研究: 以北京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4): 541-553. [Zhao Pengjun, Luo Jia, Hu Hao-yu. Spatial match between residents' daily life circle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using big data analytics: A case of Beij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4): 541-553. ]
- [49] 申悦, 柴彦威. 基于 GPS 数据的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 [J]. *地理学报*, 2013, 68(4): 506-516. [Shen Yue, Chai Yanwei. Daily activity space of suburban mega-community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GPS da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4): 506-516. ]
- [50] 钟炜菁, 王德, 谢栋灿, 等. 上海市人口分布与空间活动的动态特征研究: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探索 [J]. *地理研究*, 2017, 36(5): 972-984. [Zhong Weijing, Wang De, Xie Dongcan, et a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sing cell phone signaling dat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5): 972-984. ]
- [51] 席广亮, 甄峰, 汪侠, 等. 南京市居民网络消费的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 [J]. *地理研究*, 2014, 33(2): 284-295. [Xi Guangliang, Zhen Feng, Wang Xia, et 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online consumption in Nan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2): 284-295. ]
- [52] Clark W A V. Race, class, and space: Outcomes of suburban access for Asians and Hispanics [J]. *Urban Geography*, 2006, 27(6): 489-506.
- [53] Moos M, Mendez P. Suburban ways of living and the geography of income: How homeownership, single-family dwellings and automobile use define the metropolitan social space [J]. *Urban Studies*, 2015, 52(10): 1864-1882.
- [54] Massey D S, Tannen J. Suburbanization and segr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2010 [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18, 41(9): 1594-1611.
- [55] Hanlon B. A typology of inner-ring suburbs: Class, race, and ethnicity in US suburbia [J]. *City & Community*, 2009, 8(3): 221-246.
- [56] Blumenberg E, King H. Low-income workers, residential location, and the changing commute in the United States [J]. *Built Environment*, 2019, 45(4): 563-581.
- [57] Zegras C, Lee J S, Ben-Joseph E. By community or design? Age-restricted neighbourhoods, physical design and baby boomers' local travel behaviour in suburban Boston, US [J]. *Urban Studies*, 2012, 49(10): 2169-2198.
- [58] 张庭伟. 1950—2050 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下) [J]. *城市规划*, 2010, 34(9): 35-41. [Zhang Tingwei. Factor analysis on American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1950-2050 and lessons to Chinese cities (ii).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0, 34(9): 35-41. ]
- [59] Alonso W. Location and land use [M]. Cambridge,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60] Pisarski A E. Commuting in America III: The third national report on commuting patterns and trends [M]. Washington D C, US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2006.
- [61] Cervero R, Landis J. Suburbanization of jobs and the journey to work: A submarket analysis of commuting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J]. *Journal of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1992, 26(3): 275-297.
- [62] Polzin S E, Pisarski A E. Commuting in America 2013: The national report on commuting patterns and trends [M]. Washington D C, USA: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2013.
- [63] Lee Y, Circella G. ICT, millennials' lifestyles and travel choices [J]. *Advances in Transport Policy and Planning*, 2019, 3: 107-141.
- [64] Manaugh K, Miranda-Moreno L F, El-Geneidy A M. The effect of neighbourhood characteristics, accessibility, home-work location, and demographics on commuting distances [J]. *Transportation*, 2010, 37(4): 627-646.
- [65] Buckman S, Trivers I, Kayanan C M, et al. Hope for new communities as an alternative to sprawl? Insights from developer perceptions of amenities in future new communities in the US and UK [J]. *Land Use Policy*, 2017, 60: 233-241.
- [66] Cervero R. Land use mixing and suburban mobility [J]. *Transportation Quarterly*, 1988, 42: 429-446.



- [67] Gordon P, Kumar A, Richardson H W. Gender differences in metropolitan travel behaviour [J]. *Regional Studies*, 1989, 23(6): 499-510.
- [68] Morris E A. Do cities or suburbs offer higher quality of life?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activity patterns, acc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 *Cities*, 2019, 89: 228-242.
- [69] Tan S, Fang K, Lester T W. Post-pandemic travel patterns of remote tech workers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2023, 19: 100804. doi: 10.1016/j.trip.2023.100804.

## A comparison of living space formation and lifestyle evolution of suburb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A Na<sup>1,2,3</sup>, CHAI Yanwei<sup>4\*</sup>, SHEN Yue<sup>5,2</sup>

(1.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Spatial-Temporal Big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Megacities,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Shanghai 200241, China; 4.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5.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trend of suburbanization has resulted in the merging of residential and production elements in suburban areas, causing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uburban lifestyles globally. The unique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settings of major economies lik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emplify the distinct features of suburban lifestyle development.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suburban living spaces and lifestyles in the two countries benefits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uburban theo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can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hanges in how suburban living spaces are organized and how people live in them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took a perspective of the daily lives of suburban resident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se development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residential, travel, and activity patterns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amined how they relate to suburban space. It analyzed how residents' lifestyles have changed in suburban development in both countr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uburban area.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suburban living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m.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suburban lifestyles follow a three-stage development pattern, starting from monocentric urban lifestyles and eventually transitioning to suburban lifestyles. The suburban lifestyle in China started later, but it has experienced remarkable growth and evolution. The suburban lifestyle is now marked by a diversity of people, mixed residential areas, commuting towards the center, u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relying on urban center for daily activities. Living in the suburbs has become a well-established and diverse way of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nvolves a mix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commuting inside suburban areas, using motorized mode of transportation for travel, and conducting daily activities in suburban areas. Residential diversification and motorized travel are common aspects of suburban lifestyle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Howev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motor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in daily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ifferences in suburban lifestyl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 be attributed to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disparities in spatial quality. These differences arise from a combination of choices made by individual residents and external limitations.

**Keywords:** suburbanization; comparative study; commuting patterns;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lifestyles; citi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